

全華叢書



金華叢書



西漢年紀卷十八

宋王益之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昭帝

孝昭皇帝諱弗陵武帝少子也後元二年二月乙丑

立爲太子年八歲

考異曰荀紀云昭帝卽位年十六漢書紀云立爲太子年八歲立太

子之後三日卽帝位是卽位時甫八歲耳又上官桀爲燕王書告霍光罪上覺其詐史書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蓋自卽位至其年已七年矣當是荀紀差誤今從漢書戊辰太子卽皇

帝位時政事壹決大將軍光田千秋居丞相位謹厚

自守而已

通鑑

每公卿朝會光謂千秋曰始與君侯俱

受先帝遺詔今光治內君侯治外

孟康曰內朝外朝也大司馬左右前

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爲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爲外朝也

宜有以教篤使光

毋負天下千秋曰唯將軍留意卽天下幸甚終不肯

有所言光以此重之

田千秋傳

光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

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皆驚光召尙符

璽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劔曰臣頭可得璽

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眾庶莫

不多光

光傳

秋七月有司奏濟北王寬諄

布內反

人倫又

祠祭說詛上請誅上遣大鴻臚利召王王以刃自剄

死考異曰表以謀反書紀以有罪書今從傳國除爲北安縣屬泰山郡本紀

及濟北王傳

始元元年春二月初武帝崩賜諸侯王璽書燕王旦

得書不肯哭曰璽書封小京師疑有變遣幸臣壽西

長孫縱之王孺等之長安以問禮儀爲名王孺見執

金吾廣義問帝崩所病立者誰子年幾歲廣義言待

詔五柞讀與柞同宮宮中謹言帝崩諸將軍共立太子爲

帝年八九歲葬時不出臨力禁反歸以報王王曰上棄

羣臣無語言蓋主又不得見甚可怪也復遣中大夫

至京師上書言竊見孝武皇帝躬聖道孝宗廟慈愛
骨肉和集兆民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威武洋溢音溢遠
方執寶而朝增郡數十斥地且倍封泰山禪梁父巡
狩天下遠方珍物陳於太廟德甚休盛請立廟郡國
奏報聞及褒賜益封旦怒曰我當爲帝何賜也遂與
宗室中山哀王子長等結謀詐言修武備備非常長
於是爲旦命令羣臣曰寡人賴先帝休德獲奉北藩
親受明詔職吏事領庫兵飭讀曰武備任重職大夙
夜兢兢子大夫將何以規佐寡人且燕國雖小成周

之建國也上自召公下及昭襄於今千載豈可謂無
賢哉寡人束帶聽朝三十餘年曾無聞焉或者寡人
之不及與讀曰歟意亦子大夫之思有所不至乎其咎

安在方今寡人欲矯

與矯同

邪防非章聞揚和撫慰百

姓移風易俗厥路何由子大夫其各悉心以對寡人
將察焉羣臣皆免冠謝旦曰前高后時僞子宏立爲
皇帝諸侯交手事之八年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迎
立文帝天下乃知非孝惠子也我親武帝長子反不
得立上書請立廟又不聽立者疑非劉氏卽與劉澤

謀爲姦書招來郡國姦人賦斂銅鐵作甲兵會餅丁步

反

侯劉臣知澤等謀告之青州刺史雋不疑八月不

疑收捕澤以聞上遣大鴻臚丞治連及燕王燕王旦傳上

以爲旦至親荀紀抑按不揚公卿使大臣請遣宗正與

太中大夫公戶滿意御史二人偕往使燕風諭之至

燕各異日更見責王宗正者主宗室諸劉屬籍先見

王爲言帝實武帝子狀待御史復見王責以正法問

王欲發兵罪名明白當坐之漢家有正法王犯纖介

小過卽行法直斷耳安能寬王驚動以文法王意益

下心恐公戶滿意習於經術最後見王稱引古今通義國家大體文章爾雅謂王曰古者天子必內有異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

也周公輔成王誅其二弟故治武帝在時尚能寬王今帝始立年幼委任大臣古者誅罰不阿親戚故天

下治方今大臣輔政奉法無所阿恐不能寬王王自

謹無令身死國滅爲天下笑於是旦恐懼服罪叩頭

謝過褚先生補史紀有詔無治而劉澤等皆伏誅益封餅侯

燕王旦傳九月丙子車騎將軍秬丁故反侯金日磾薨本紀賜

葬具冢地送以輕重介士軍陳至茂陵謚曰敬侯

日碑傳

二年春正月大將軍霍光左將軍上官桀皆受爵

荀紀

三年春二月有星孛於西北

本紀

四年秋七月匈奴入代殺都尉單于年幼初立母闕

氏不正國內乖離常恐漢兵襲之於是衛律爲單于

謀穿井築城治樓以藏穀與秦人守之漢兵至無奈

我何卽穿井數百伐材數千或曰胡人不能守城是

遣弋季漢糧也衛律於是止

匈奴傳

冬遣大鴻臚田廣

明擊益州

本紀

令杜延年以校尉將南陽士往從之

延年

傳是歲衛尉王莽為右將軍衛尉騎都尉上官安為

車騎將軍衛尉并右將軍

百官表

考異曰漢書本

將軍上官安為桑樂侯外戚傳又云安以后父封桑

樂侯食邑千五百戶遷車騎將軍紀易車騎為驃騎

外戚傳以封侯在遷將軍之後皆未喻按百官表始

元四年騎都尉上官安為車騎將軍是時蓋未封侯

也如此則遷將軍在四年封侯在五年外戚傳亦云

車騎然則紀所謂驃騎者亦未免差誤今從百官表

五年春正月有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旛衣黃襜

昌襜反

綸

音

著黃冒詣北闕自謂衛太子

考異曰本紀云張延年雋不疑傳云

成方遂又云一姓張名延年今依通鑑以不疑傳為正

公車以聞詔使公卿將

軍中二千石雜識視京兆尹雋不疑後到咤從吏收

縛遂坐誣罔不道要斬東市大將軍欲以女妻雋不

疑不疑固辭不肯當久之以病免雋不疑傳增博士弟子

員滿百人儒林傳罷儋耳真蕃蕃安郡本紀考異曰

禺九真郡按真番朝鮮地番禺九真儋耳皆南郡地

賈捐之傳云儋耳珠厓在海中洲居民暴惡自以阻

絕數犯吏禁吏亦酷之率數年一反殺吏漢輒發兵

擊定之自初爲郡至始元元年二十年間凡六叛至

其五年罷儋耳郡并屬珠厓然則是所罷特儋耳

番禺九真未嘗罷也今從漢書本紀及賈捐之傳初
武帝立儋耳珠厓郡皆在南方海中洲居其民暴惡
以自阻絕數犯吏禁吏亦酷之率數年一反殺吏漢
輒發兵擊定之自初爲郡至是二十餘年間凡六反

叛遂罷儋耳郡并屬珠厓

賈捐之傳

大鴻臚田廣明擊益

州暴師連年

五行志

秋復遣軍正王平等竝進大破之

平還拜爲廷尉

百官表

六年春正月上耕於上林

本紀

丁外人驕恣怨故京兆

尹樊福使客射殺之客藏長公主廬吏不敢捕渭城

令胡建將吏卒圍捕蓋主聞之與外人上官將軍多

從奴客往奔射追吏吏散走主使僕射劾渭城令遊

徼傷主家奴建報亡它坐蓋主怒使人上書告建侵

辱長公主射甲舍門知吏賊傷奴辟報故不窮審大

將軍霍光寢其奏後光病上官氏代聽事下吏捕建

建自殺

胡建傳而鹽鐵議

考異曰按表是年有京兆尹樊福又云胡建不得其死按賢良文學

以二月議則丁外人之殺樊福胡建之自殺當在正月今書於議鹽鐵之前

二月詔有司

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鹽鐵酒榷均輸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眾願悉罷之御史大夫桑宏羊難以爲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

之本罷之不便文學曰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
大夫不言得喪畜仁義以風之廣德行以懷之是以
近者親附而遠者說服仁政無敵於天下惡用費哉
大夫曰古之立國者開本末之途通有無之用易曰
通其變使民不倦管子云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
於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
商工不備也養生送終之具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
聖人作爲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

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是以先帝建鐵官以贍農用開均輸以足民財鹽鐵均輸萬民所戴仰而取給者也文學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民用而淫巧眾也高帝禁商賈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也排困市井防塞利門而民猶爲非況上之爲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爲民罪梯也大夫曰均輸則民齊勞逸平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平準所以

平萬物而便百姓非開利孔爲民罪梯者也文學曰
古之賦稅於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穫
女紅効其功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
以便上求閒者郡國或令民作布絮便恣留難農民
重苦女紅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猥發闔門擅市
則萬物竝收萬物竝收則物騰躍騰躍則商賈牟利
自市牟利自市則吏容姦豪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
其急輕買姦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
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爲利而賈物也大